

病危老人志愿捐献眼角膜 希望为他人带去光明

“感谢社会对我的关爱,无以回报,我一辈子视力特别好,死后志愿把眼角膜捐给需要的人……”3月18日,家住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办师大社区的失独老人郭庭宇病危入院,在病床上登记捐赠眼角膜。

当日一大早,大学西路街道办师大社区书记徐晓兰接收到一条特殊的短信,辖区失独老人郭庭宇身患癌症,自觉时日不多,希望在自己最信任的人的

见证下,捐献眼角膜。“发完信息后,老人病情加剧,护工拨打120,将老人送往医院。”徐晓兰告诉记者,自己看到短信后给老人拨打电话,老人一直没接,与护工取得联系后,自己立刻前往医院。在内蒙古医院急诊病房,徐晓兰见到了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老人提出要捐献眼角膜。

“我这一生都在吃苦,但是也遇到了很多好心人,在我失去爱子最艰难

的那几年,社区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关爱,我也没什么能够回馈社会的了,就我这眼睛还行,我希望捐献出去,就当报恩了。”郭庭宇告诉记者,捐献眼角膜,是自己最后一次回馈社会的方式。

记者了解到,63岁的郭庭宇一生坎坷,妻子在儿子出生40多天的时候不辞而别,老人一生未娶,靠电机厂职工的工资照顾儿子,下岗后生活一度举步

维艰,在社区帮助下吃上了低保,60岁后拿到了退休金。正当老人感觉日子苦尽甘来的时候,31岁的儿子撒手人寰,留下老人一个人孤独度日。徐晓兰告诉记者,当时老人来社区办理儿子的身后事,精神状态非常痛苦,站在原地直打晃,身体不断向后倒。

2016年,老人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查出了疑似肺癌,经过治疗后出院,第一时间给徐晓

兰打电话,开心地像个孩子:“我不是肺癌,我的病好了。”徐晓兰和社区工作人员帮助老人办理多种手续,帮老人申请到了失独家庭补助,一次性发放4万元左右。不料,老人的肺癌随后转移为骨癌,疼得坐不住,躺不下,经常坐在立柜里,靠柜壁支撑自己,不到半年的时间,老人一下子垮了。

“郭老是个非常知足的人,从来不向社区居委会提什么要求,还经常买

一袋瓜子走到办公室,请大家吃瓜子聊天。”徐晓兰告诉记者,老人在这个社区居住了50多年,失去儿子后,他把社区工作人员当作亲人,社区工作人员也对他关怀备至,经常上门探望、帮忙,节假日上家里包饺子。

目前,老人已经签订了捐赠协议,待老人离开人世后,他的眼角膜将被提取,为社会失明人士带去光明。

文/本报记者 郝儒冰

爱美的人注意了:染发原来这么危险!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包头市年过六旬的齐女士为了遮盖白发去染发,不想引起过敏,发生休克,导致心脏、呼吸骤停。好在在医务人员的紧急抢救下,齐女士终于转危为安。

原来,齐女士有十多年支气管哮喘病史,一直吃药维持。一周前,爱美的齐女士为了遮盖白发,染了头发,没想到引发过敏,脸上、身上起了很多红斑,刚开始以为吃点药就能扛过去,谁知情况越来越严重。3月15日一早,齐女士出现了气短、眼睛发痒、流鼻涕等症状,家人随后赶紧将她送到了包头市第四医院抢救。

经过初步检查,医生给齐女士输液治疗。十多分钟后,齐女士脸色发紫、发黑,眼睛上翻,随即躺倒在床上没了气息,情况万分紧急。呼吸内科医生刘海英和护士长王争艳闻讯赶来,通过观察确诊为过敏性休克。过敏性休克所致死亡可发生在几分钟内。两人立即为齐女士上了呼吸机、监测仪器,并注射抗过敏药,8名医务人员轮流为齐女士做心肺复苏。经过1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齐女士的心跳呼吸终于恢复正常,医生和护士都松了口气。目前,齐女士在重症监护室进行下一步治疗,各项指标均达到正常。

文/本报记者 杨晓红

包头七旬患者写诗赞美医护人员

“青山脚下漠南川,黄河岸上金鹿欢。重工基地烟花溅,救死扶伤二医院。七十春秋峥嵘岁,铸就全能丰碑立。院人矢志残病魔,扶危救困创奇跃。”3月16日,患者边老先生为表达对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特别送来赞美诗。

原来,今年72岁的边老先生因头晕住在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五病区,经过十几天的治疗,边老先生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住院期间,医护人员不仅关心他的病情还经常对他嘘寒问暖,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让边老先生内心感到十分温暖。于是,边老先生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赞美诗,以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事实上,边老先生去年第一次脑梗塞就住在神经内科,经过20多天的治疗,病情得到了好转,边老先生对医院医疗服务非常满意,所以,前段时间头晕又来到了中心医院。

文/本报记者 杨晓红

治病钱被人顺走 八旬老人着了慌

“警察同志,太谢谢了,多亏了你们的帮助,才让我找回了给老伴治病买药的钱。”3月19日16时许,80岁的王老汉拿着失而复得的800元现金,不停地向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丰镇车站派出所的民警致谢。

原来,3月19日14时许,王老汉原本打算乘坐火车带老伴儿去集宁看病,当在售票厅买完车票后,装有800元现金的钱包却不见踪影,“钱是用来给老伴看病的,这钱丢了可咋办呀!”王老汉泪眼婆娑地

贪玩睡在废墟里 熊孩子失联6小时

3月19日18时,家住包头市九原区农垦小区的李先生在家准备晚饭,等待外出玩耍的儿子小林(化名)回家。可是一直等到20时,孩子还没有回家,这可急坏了李先生,他急忙出门寻找,孩子的班主任和同学们家长们也四处帮忙寻找,但是都没有找到小林。

“19日晚我看到小林的父亲在家长群里询问孩子的去向,我急忙联系了李先生,他说孩子出去玩一直没有回家,我和数学老师还有班里的十几位家长也分头去寻找,直到20日凌晨,我们在校门口集合时,还是不见小林的踪影,大家都急坏了,李先生也报了警。”3月20日,小林的班主任高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担心小林的安危,她一晚上都没睡好觉。意外的是,3月20日7时40分,小林到学校上学了,高老师悬着的心这才总算落了地。原来,3月19日,小林去同学家玩,18时离开同学家后,又独自跑到远洲小区附近的拆迁废墟玩,玩累了的小林竟然在废弃的平房里面睡着了。直到20日凌晨,小林被冻醒了,才急忙跑回家。

文/本报记者 周蕾

爱心驿站暖人心

“你们每次来送东西,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但是一想到有这么多人想着我们,我们心里挺高兴,而且以后干活也更有劲儿了,谢谢你们!”3月17日,在环卫工人爱心驿站拿到衣物的环卫工人万女士对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公安局团结路派出所的民警说。

当日上午,临河区公安局团结路派出所所长张峰带着爱心帮扶小组成员又一次将募捐好的衣服和买来的水果、矿泉水等物品送到了环卫工人爱心驿站,交到环卫工人手中。

张峰表示,爱心帮扶小组是团结路派出所落实民意民生警务的有力举措,能做的不多,但是民警们会尽力而为,并且一直坚持做下去,同时也希望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团结路派出所于2016年3月正式成立“爱心帮扶小组”,并且定期为有需求的困难群众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同时,由专人负责每次将积攒好的衣物等生活必需品捐给爱心驿站,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文/本报记者 白忠义

来到丰镇车站派出所报警求助。派出所民警一边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调取老人进站购票期间火车站各处的监控录像,发现老人在买票后掉落一疑似钱包的物品,被随后经过的一名中年男子捡走。经过两个小时

寻找,终于在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发现了准备乘车的监控录像中的男子。起初,该男子不承认捡走了老人的钱包,经民警耐心劝说,该男子最终承认捡走钱包,并如数归还失主。

文/本报记者 刘晓君

路怒症发作 一男子竟恶意举报出租车宰客

一男子因开车时与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竟然举报出租车司机宰客、甩客。3月15日,赛罕分局投诉平台接到一例投诉,称他搭乘出租车蒙AY2282从飞机场到万达广场,被出租车司机在公交三公司甩客,收费25元,不按照里程打表。

赛罕分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通知到车辆所属公司,公司及时通知蒙AY2282到分局处理投诉。出租车司机表示自己十分委屈,原来,当天他在新华大街拉载乘客期间,曾与一辆私家车由于变道发生口角,怀疑遭遇恶意投诉。

工作人员听完司机的陈述后,当即调取了飞机场监控以及出租车的GPS行车轨迹,确定此车没有此趟营运,然后给投诉者打去电话核实情况,投诉者称他并不是乘客,他就是和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一时路怒症发作,故意打电话投诉,陷害报复司机。

“这种投诉会影响出租车司机的正常营运,我们对该投诉者进行了相关教育,投诉者也表示今后不会再犯。”赛罕分局工作人员借本报呼吁广大市民,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要合法、依规,不能因一己之私恶意投诉,损害他人利益。

文/本报记者 郝儒冰

白领男赵鑫的休闲方式:磨勺子 做皮包

说起手工打造勺子和DIY皮质手提包,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商家的营销噱头,但是家住新城区海东路的赵鑫却将这些事情当成了休闲娱乐方式。

出生于1982年的赵鑫是一名白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每天下班后,他都会准时回家享受家庭时光。等4岁的女儿睡着之后,赵鑫就拿出工具化身“工匠”,开始了自己的手工制作。他说:“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做手工。工作之后,因为忙碌慢慢就放弃了。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网上看到了手工打造木质勺子的视频,就想亲手为女儿做一个。”从选木料到制作,赵鑫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才做出一个并不是很漂亮的勺子,但当看到女儿收到礼物时的笑脸时,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值得的。此后,不断有亲朋好友让他帮着给孩子做勺子。“大家可能是觉得自己做的比较放心吧。”赵鑫说。由于勺子都是纯手工打造的,所以3个月才能做好一个。为了让勺柄光滑,他要用十几种不同型号的砂纸打磨20多遍。

今年1月,赵鑫又迷上了制作皮包。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研究,居然也做得有模有样了。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给妻子做了一个漂亮的钱包。他说:“不管是做木质勺子还是皮包,我都很享受制作的过程,并将好看的成品送给亲戚朋友。每天的工作很忙碌,大家都在选择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有人看书、有人健身、有人聚会……以前我也尝试过这些,但是都觉得不适合我。现在,我迷上了手工制作,因为它能让我静下心来。”

文/本报记者 周婷